

中华
古书

四大禁毁

姑
妄
言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华古书

李志敏 主编

四大禁毁

清 三韩 曹去晶

姑妄言

中国言实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大禁毁:李志敏主编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9

(中华古书)

ISBN 7-80128-406-2

I. 四…

II. 李…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②禁书-中国-古代-选集

IV.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906 号

责任编辑:晓 理

责任校对:董 洁

封面设计:李晓光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100017)

电话:64924761 64924716

<http://www.zgys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 320 印张 420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套

定价:3800.00 元(全十六册)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 言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的中国文化,留下了浩若烟海的古代典籍。在这些古代典籍中,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发展和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但由于古典小说很大程度上批判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触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加上许多小说内容中有淫秽描写,所以许多小说被禁毀。在被列入禁书的小说中,尤以《四大禁毀》最为著名。《四大禁毀》指《姑妄言》、《绿野仙踪》、《禅真逸史》、《品花宝鉴》四部屡受历代统治者禁毀的名著,其共同点是文学造诣极高,具有极高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想,对认识当时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姑妄言》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奇书”,作者为清代的曹去晶。作者在自序中介绍了成书的缘起,其文说:“夫余之此书,不名曰真而名曰妄者,何哉?以余视之,今之衣冠中人妄,富贵中人妄,势利中人妄,豪华中人妄,虽一举一动之间而未尝不妄,……故不得不名之妄言也。然妄乎不妄乎,知心者鉴之耳。”

对于如何看待该书,作者自评说:“余著是书,岂敢有意骂人?无非一片菩提心,劝人向善耳。内中善恶贞淫,各有报应。名虽鄙俚,然隐微曲折,其细如发,始终照应,丝毫不爽。明眼诸公见之,一目自能了然,可不负余一片苦心。其次者,但观其皮毛,若曰不过是一篇大劝世文耳,此犹可言也。倘遇略识数字,以看鼓词之才学眼力看之,但曰好村好村,此乃诸公为腹所负自付(村)耳,非关余书之村也。求其不看为幸。何故?诸公自恐其污目,余更恐其污书。”

此书成书后屡遭禁毀。

《绿野仙踪》又名《百鬼图》。作者李百川,清乾隆年间人,一生坎坷落拓,辗转奔走,用10年时间完成《绿野仙踪》。自称写这部小说“总缘蓬行异域,无可遣愁,乃作此呕吐生活耳”。

该书以明朝嘉靖时期为背景,以冷于冰因科场失意转而修道、收徒为线索,写了周琬妻室之争,金不换命途多舛,温如玉浪荡倾家等世情故事,揉讲史、神魔、人情等小说体裁于一炉。它以曲折的手法解剖了当时的社会和人生,表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人生观。在明清小说中,这是一部比较好的作品。陶家鹤在序中将该书与《水浒》、《金瓶梅》并称为“大山、大水、大奇观书”。虽有些夸张,但也说明该书的成就与影响。艺术上有不少生动精彩之处,一些人物写得生动感人。

由于这部小说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朽。同治七年清代统治者便以“诲淫”之名,将其列入禁书之列。

《品花宝鉴》写的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北京城中的一批名伶与公事名士的生活。反映的正是那一时代的现实。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优伶为主角的长篇小说,也是同类小说中最杰出的一部。小说不仅将当时一些名旦的酸甜苦辣写深写透,也直接再现了乾隆时戏曲繁荣情况。从艺术上讲,是同类小说翘楚。书中写名人名伶,绘声摹色,各得其妙,栩栩如生。读《品花宝鉴》能令人想到那个中国濒临沦为半殖民地半建社会时代现状,正是它成功所在。

《禅真逸史》全名《新镌绣像批评通俗奇侠禅真逸史》,作者为明代方汝浩。此书以南北朝至隋唐诸兴衰为历史背景,以林时茂及高徒杜伏威、薛举、张善相的生平事迹为主线,揭露了佛门道教中的弊端,暴露了尘世社会的黑暗,宣扬了佛教真谛,赞美了禅真豪侠的高尚品德。

该书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第一,揭露佛道的弊端而宏扬惩恶扬善、乐善好施、修真养性等佛道真谛。暴露了不少佛道中丑闻败类。第二,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了统治者昏庸残暴,地方官贪枉冒功。找到了亡国之根。第三,赞扬了农民起义。这部小说,是历史故事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产物,“是书虽逸史,而大异小说稗编,事有据,言有伦,主持风教,范围人心”。在艺术上,人物形象饱满、生动,情节曲折,语言通俗,不乏妙笔。由于该书因对淫乱场面有十分细致的描写,清代历朝禁书中都有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回 引神寓意 借梦开端	(1)
第二回 钱贵姐遭庸医失明 竹思宽逢老鸨得偶	(16)
第三回 瞽女矢心择婿 虔婆巧说迎郎	(23)
第四回 梅子多情携爱友乍入烟花 钟生无意访名娃初谐鱼水	(36)
第五回 谄胁小人承衣钵为衣食计 膏粱公子仗富势觅富贵交	(56)
第六回 贾文物借富丈人力竟得甲科 邬帮闲迎宦公子意走邀富贵	(90)
第七回 邬合苦联势利友 宦萼契结酒肉盟	(102)
第八回 狂且乘狂兴忆高官 美妓具美心讥俗客	(124)
第九回 宦萼逞淫计降悍妻 侯氏消妒心赠美婢	(136)
第十回 钟情百种钟情 宦萼一番宦恶	(139)
第十一回 铁氏女水陆二路齐行 童自大粗丑两鬓并纳	(142)
第十二回 多情郎金马玉堂 矢贞妓洞房花烛	(147)
第十三回 恶少改非 仙方疗妒	(153)
第十四回 钟丽生致仕归 古城隍圆宿梦	(158)
第十五回 童自大舍贵粮求苦赈流民 少林僧传异术为欢乐胖妇	(185)
第十六回 宦公子积德救娇娃 向惟仁报恩酬爱女	(197)
第十七回 受恩百姓男妇感洪仁 积德贤郎父母膺上寿	(206)
第十八回 史司马为国忧民 贾进士捐赈杀贼	(246)

第二十回	连城璧盟心修古洞	教古猿习得真经	(117)
第二十一回	连城璧误入骊珠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	(123)
第二十二回	报国寺殿外霹妖蝎	宰相府库内走银蛇	(133)
第二十三回	臭腥风庙外追邪气	提木剑云中斩妖奴	(141)
第二十四回	掷飞针刺瞎妖鱼目	倩神雷拣得玉匣书	(148)
第二十五回	温如玉时穷寻旧友	冷于冰得道缴天罡	(153)
第二十六回	传题目私惠林公子	求富贵独步南西门	(160)
第二十七回	听危言断绝红尘念	寻旧梦永结道中缘	(165)
第二十八回	访妖仙误逢狐大姐	传道术收认女门生	(170)
第二十九回	温如玉游山逢蟒妇	大御史催战失金都	(176)
第三十回	叶体仁席间荐内弟	周小官窗下戏娇娘	(187)
第三十一回	阻佳期奸奴学骗马	题姻好巧妇鼓簧唇	(195)
第三十二回	贼母教女成正室	避吵闹贡生投妹丈	(200)
第三十三回	老腐儒论文招众怨	齐惠娘杯酒杀同人	(214)
第三十四回	避闹鬼周琰被劫	一妇人欲结百年好	(226)
第三十五回	骂妖妇庞氏遭毒打	盗仙衣不邪运神雷	(235)
第三十六回	诛鳌鱼姑丈回书字	遵仙柬盟弟拜新师	(242)
第三十七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监	走内线参倒严世蕃	(248)
第三十八回	草弹章林润参逆党	改口供徐阶诛群凶	(255)
第三十九回	守仙炉六友烧丹药	入幻境四子走傍门	(261)
第四十回	冷于冰逃生死杖下	温如玉失散遇张华	(267)
第四十一回	做媒人苗秃贪私贿	娶孀妇如玉受官刑	(273)
第四十二回	救家属城璧偷财物	落大海不换失明珠	(280)
第四十三回	淫羽士翠黛遭鞭苔	战魔王四友失丹炉	(287)
第四十四回	审幻情男女皆责伤	分丹药诸子问前程	(295)
第四十五回	冷于冰骑鸾朝帝阙	袁不邪舞剑醉山峰	(303)
第四十六回	八景宫师徒参教主	鸣鹤洞歌舞宴群仙	(307)

• 禁 •

第一回

陆主管辅孤忠幼主
冷于冰下第产麟儿

且说明朝嘉靖年间，直隶广平府成安县有一绅士，姓冷名松，字后凋。他父冷时雪，弃医就学，得进士第，仕至太常寺正卿。生冷松兄妹二人，女嫁与同寅少卿江西饶州府万年县周懋德之子周通为妻。冷松接续书香，由举人选授山东青州府昌乐县知县，历任六年，大有清正之名。只因他赋性古朴，不徇情面，同寅们多厌恶他，当面都称他为“冷老先生”，不敢以同寅待他，背间却不叫他冷松，却叫他是“冷冰”。他听得“冷冰”二字，甚是得意。后因与本管知府不合，两下互揭起来，俱各削职回籍。

回籍后，冷松喜得一子，为子命名时冷松道：“因当年在山东做知县时，人皆叫我做‘冷冰’，这就是我生前得好名誉，死后的好谥法。我今日就与儿子起个官名，叫做‘冷于冰’。冷于冰三字，比‘冷冰’二字更冷。他将来长大成人，自可顾名思义。且此三字，刺目之至，断非宦途所宜。就是家居，少接交几个人勾引他混闹，也是好处。我再与他起个字，可号为‘不华’，亦黜浮尚实之意也。”

于冰到了九岁上，方与他请了个先生，姓王名献述，字岩耕，江宁上元县人。因会试不中，羁留在京。此人极有学问，冷松素慕王献述才学，急忙遣人约请，年出脩金一百两。王献述久闻冷松是个质朴人，便应许择日上馆。冷松盛席相待，领于冰拜从。自上学之后不半年功夫，于冰造就便大是不同。一则王献述训诱有方，二则于冰天姿卓越。至一年后，将《诗》《书》《易》三经，并《四书》大小字，各烂熟胸中，兼能句句都讲的来。献述常向冷松道：“令郎实童子中之龙也。异时御风鼓浪，吾不能测其在天在渊。”冷松亦甚得意。

岂期人之穷通有命，生死难凭。是年八月中秋，冷松与王献述赏月，夜深露冷，感冒风寒，不数日竟成不起。于冰哀呼痛悼，无异成人。吴氏

• 毀 •

素患失血症，自冷松死后，未免过于哀痛，不两月亦相继沦亡。可怜一室双棺，备极凄惨。亏得他一老家人陆芳，深明大义，一边营办丧葬大事，一边抚恤孤雏，差人到江西周通家报丧。这冷松家有绸缎铺一，典当铺三，水陆田地八十余顷。除住房外，还有零星房屋六七百间，俱是陆芳一人经理，真是毫发不欺。他家还有几个家人冷明、冷尚义、王范、赵永成、柳国宾、陆芳之子陆永忠，又有小家人六七个，大章儿、小马子等。这些人都是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之人，今见陆芳事无大小，无不尽忠竭力，正大光明；又见他在小主人身上，一饮一食，寒暑冷暖，处处关心；这些人也便感发天良，个个都安分守己，一心保护幼主过安闲日月；惧怕陆芳，比昔日惧怕冷松还利害几分。正是教化甚于王法，这是陆芳以德服人之效。远近相传，通以陆芳为义士，声名大振。

于冰到了十二岁，于经史、诗赋、引跋、记传、词歌、四六、古作之类，无不通晓。讲到八股文字，奇正相生，竟成大家风味。到了十四岁，竟成了个文坛宿将。每有著作，献述亦不能指摘破绽，惟有择其尤佳者，圈之而已。到考童生时，献述道：“你这名讳，做田舍翁则可；若求功名，真是去不得。我若与你改换，又违了你父命名之意。今将你的字不华应考如何？”于冰道：“字讳皆学生父亲所命，即以字作名，有何不可。”商议停妥。到县考时，取在第一；次府考，又取在第一。成安县哄传：冷家娃子年纪幼小，是个才子。次年，学院黄宗礼案临广平，于冰又入在第一。复试时，学院大加奖赏，言“冷不华文字，不但领袖广平，定必大魁天下。”又向诸生道：“尔等拭目俟之，他中会只在三五年内。”又叮嘱于冰道：“你年未成丁，即具如此才学。此盖天授，非人力所能为也。入学后，切勿下乡试场，宜老其才为殿试地。我逆料你入场必中，中必会，会后不置身鼎甲，不但屈你之才，亦屈你之貌。若止中一散进士，我又代你受屈。从古至今，从未有十五六岁人做状元者。你须待至二十岁外，则可以入仕途矣。”科考时又拔取为第一，从此文名远播，通省皆知。

那些绅衿富户，见于冰人才俊雅，学问渊博，况兼家道丰裕，谁家不想他做个女婿？自此媒妁往返，日夕登门。陆芳也愿小主人早偕华烛，完他辅孤心事，与王献述相商。献述道：“学生才十四岁，就到十七八岁完婚也不迟。况娶亲太早，未免剥削元气，使此子不寿，皆系我之过也。你到

· 禁 ·

于此时留心一门户相当、才貌兼全女子，预行聘定为是。”陆芳深以为然，凡议亲来的，俱以好言回复，却暗中采访着个卜秀才的女儿，年十五岁，是有一无两的人物。又着家中六七个妇女，以闲游为名，到卜秀才家去了两次，相看的名实皆符，然后遣媒作合，一说立即应许，择日下了定礼。这卜秀才名复斌，为人甚是忠厚。妻郑氏，亦颇贤淑。夫妻二人年四十余，止有一子一女。女儿乳名瑶娘，儿子才三岁。家中有二顷多田地，还将就过的。今日将女儿许配于冰，夫妻喜出望外。

再说于冰到第二年七月，同王献述入都，下乡试场，跟随着四个家人起身。师徒二人，寓在东河堰店中。彼时已有七月二十左近，于冰忽然破起腹来，诸药皆止不住。到了八月初间，于冰日夜泻泄，连行动的气力俱无，出入凭人扶掖。王献述愁的没法。到了初十后，于冰的肚不知怎么就好了。眼看的别人进二三场，他虽是个少年娃子，却深以功名为意，尝背间和陆芳说：“人若过了二十岁中状元，便索然了。”其立志高大如此。今日不得入场，他安得不气死恨死？

献述再三宽慰，方一同回家，逐日里愁眉泪眼。献述道：“我自中后，屈指十二年，下了四次会场。一次污了卷子，那三次到都是荐卷，俱被主考拨回。你是富户人家。我是一个寒士，别无生计，只有从‘中会’二字内博一官半职，为养家糊口地步。若像你这样气起来，我久矣该死而又死了。你今年才十五岁，就便再迟两科不中，才不过二十一二岁的人，何年未弱冠便干禄慕名到这步田地？你再细想，你父亲与你起冷于冰名字，是何意思？论理不应试才是。”几句话，说的于冰俯首认罪，此后放开怀抱。

至下年二月中旬，献述去下会试场，到四月中，柳国宾回来，知献述中了第三名经魁，心下大喜。后听的无力营谋，不得身列词林，以知县即用，已选授河南祥符县知县，又不觉的气恨起来。国宾说完，将献述书字取出，于冰看了，无非是深谢感情的话。遂与陆芳相商，备银三百两、纱缎各二匹做贺礼，又差国宾星夜入都，直打发的献述上任去了方回。

陆芳又要与于冰延请名师，于冰自认对于诗书可倍加研求，勿需请名师，遂罢。

到了十六岁，陆芳相商，要与于冰完姻。于冰道：“等我中会后，完姻也不迟。”陆芳笑道：“老奴前曾说过，中会自有定命，迟早勉强不得。老

· 毀 ·

奴着相公完姻，实有深意。一则相公无三兄四弟；二则老奴是风前之烛，‘死’之一字，定不住早晚，眼里见见新主母，也是快事；三则主持中馈还是末事，但愿早些生育后嗣，使二位老主人放心泉下，就是家中妇女也有个统属。老奴立意在今年四月里娶，相公须要依允。”于冰道：“你所言亦是。况男女婚嫁，是五伦中少不得的。你可代我慎选吉期举行便了。”陆芳大喜，先择吉过茶通信，然后定日完姻。于冰追想父母，反大痛起来。命娶后，郎才女貌，其乐可知。次早，拜祖父堂，瑶娘打扮的出来，于冰再行细看，比昨晚又艳丽几分。但见：鼻倚琼瑶，蛾眉带春山之翠；牙排珠玉，星眼凝秋水之波。布帛队里生成，自压豪华气魄；诗礼人家长大，定须雅淡梳妆。身段儿不长不短，俏庞儿宜肥宜瘦。纤纤素手，恍如织女临凡；蹙蹙金莲，款似潘妃出世。

于冰看了，倍加欣喜。过了满月后，瑶娘便主持内政。他竟能宽严并用，轻重得宜。一家男妇俱各存敬畏之心，不敢以十六七岁妇人待他。

时光易过，又届乡试之期。于冰将卜秀才都搬了来一同居住，拿定这一去再无不中之理，带了许多银两，备见老师、会同年、刻朱卷、赏报子费用。一路甚是高兴，到京嫌店中人杂，于香炉营儿租了户部王经承前院住房安歇。

三场完后，得意到一百二十分，大料直隶解元，除了姓冷的，再无二人敢当此任。及至到放榜日，音信杳然，等到至日中，还不见动静，差人打听，不想满街都是卖《题名录》的。陆永忠买了一张，送与于冰。于冰从头至尾看去，不但无自己名讳，连个姓冷的也没有，只气的手脚麻软，昏倒在床上。慌的国宾等喊叫不绝。待了好一会，方道：“快去领落卷来！”直到第四日，方将落卷领出。于冰见卷面上打着个印记，是书二房同考试官翰林院编修孙馨阅荐。看一篇加着许多蓝圈，大主考批了两句道：“虽有入题名，奈精力已竭何。”又看二篇三篇，并二三场表判策论，也加着许多蓝圈。再看房官批语，上写道：“光可烛天，声堪掷地，熔经贯史，典贵高华，独步一时，含盖一切矣。”旁边又加一行小字，上写道：“余于十二日三鼓时，始得此卷，深喜榜首必出吾门，随于次早荐送，诤意加圈过多，反生主考猜忌。争论累次，益疑余于该生有关节也。功名迟早有分，慎勿懈厥操觚，当为下科作冠冕地，即为殿试作鼎甲地耳。勉之，勉之！勿负

余言!”

于冰看罢，大哭了一场，令国宾等收拾行李回家。这一年，瑶娘十月间生了个儿子。于冰虽是未中，然得此子，心上大是快活，与他起了个乳名，叫做“状元儿”。此后又埋头经史文章，作下科地步。正是：都管行中出义士，书生队里屈奇才。由来科甲毕前定，八股何劳费剪裁。

第二回

做寿文才传金士口 充幕友身入宰相家

许说冷于冰生了儿子，起名状元儿，自此将愁郁放下。瞬息间，又到了乡试年头。于冰要早入都中，揣摩文章风气，二月里就起了身。在都中觅一房，房主人姓罗名龙文，现做内阁中书，系中堂严嵩门下最能办事的一个走狗。凡严嵩家父子的赃银过付，大半皆出其手，每每伏势作威福害人。遂写帖拜望，管门人将名帖留下，以出门回复。于冰等了三四天，总不见拜，甚是后悔。直到第五天，大章儿跑来说道：“隔壁罗老爷来拜!”于冰见写的年家眷弟帖，日前眷晚生帖也不见璧回。少刻，国宾走来说道：“罗老爷已在门前了。”于冰整衣相迎。但见：一双猫儿眼，几生在头顶心中；两道虾米眉，竟长在脑瓜骨上。谈笑时，面上有天；交接处，目下无物。鱼腮雕嘴短胡须，绝像封毛；猿臂蛇腰细身躯，几同挂面。乌纱官帽，晃动时使尽光棍威风；青缎补袍，摇摆后羞杀文人气像。足未行而肚先走，真是六合内惟彼独尊；言将发而指随来，居然四海中容他不下。

两人到庭上，行礼坐下。罗龙文问了于冰籍贯，又问了几句下场的话，只呷了两口茶，便将杯儿放下了。

又过了七八天，于冰正在房中看文书，只听的大章儿在院外说道：“罗老爷来了!”于冰嗔怪他骄满，随口答道：“回了罢，说我不在家。”不意罗龙文便衣幅巾，跟着两个俊秀鲜衣小厮，已到面前。于冰忙取大衣要穿，龙文摆手道：“不必。”于冰也就不穿了。相让坐下，龙文道：“忝系房东，

连日少叙之至。皆因大师严大人时刻相招，又兼各部院官儿絮聒，把个身子弄的无一刻闲暇。日前匆匆一面，也没有问，年兄青春多少？”于冰道：“十九岁了。”龙文道：“好。”又道：“年兄八股自然是好的了，不知也学过古作没有？”于冰道：“适所言二项，俱一无可取。”龙文道：“弟所往来者，仕途人多，读书人少。年兄是望中会的人，自然与他们有交识。不知都中能古者，谁为第一人？”于冰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晚生和瞽目人一般，海内名士谁肯下交于我？况自入都中，从不出门，未敢妄举。”龙文将膝一拍道：“咳！”

于冰道：“老先生谆谆以古作是问，未知何意？”龙文道：“如今通政使文华赵大人，新升了工部侍郎。他止有一位公子，讳思绎，字龙岩，今年二十岁了。赵大人爱的了不得，凡事无不纵其所欲。这个公子，酒色上到不听，专在名誉上用意。本月二十九日是他的诞辰，定要做个整寿。九卿科道内，已有了二三十位与他送寿屏，列衔列讳。他又动了个念头，要求严太师与他篇寿文，做轴悬挂起来，夸耀夸耀，烦都堂王大人道达了几次。严太师与赵大人最好，情面上却不过，着幕宾并门下走动人做了十几篇，不是嫌誉扬太过，就说失了寒酸，总不想他的体局口气，目下催他们另做。我听了这个风声，急欲寻人做一篇，设或中了他的面孔，于我便大有荣光。”于冰笑道：“凡人到耄耋期颐之年，有些嘉言懿行，亲朋方制锦相祝。那有个二十岁人，就做整寿的道理？”龙文道：“如今是这样个时势，年兄到不必管他。只是刻下无人奈何？”

于冰见机道：“若老先生眼前乏人，晚生既做一篇呈览。”龙文道：“极好。”于是取过一张纸来，提笔就写，顷刻而就，与龙文过目。

龙文从首至尾看了一遍，随口说道：“少年有此才学，又且敏捷，可羨可爱。我且拿去，着府中众先生看看，何如？”于冰道：“虽没什么好处，也还不至于文理荒谬，任凭他们看去罢。严太师问信起来，断不中说是晚生做的。”龙文笑道：“他的事体最多，若是不中意，就立刻丢过一边了，断不至问起年兄的名姓。放心，放心。”说罢，笑着拱而就去。

又过了两天，龙文过来于冰处拍手大笑道：“先生真奇才也！日前那篇寿文，太师爷用了。果不出先生所料，竟问及先生名姓，打听的有着实刮目之意，小弟日后受庇无穷。左右将先生名讳，在太师爷前举出。府中七

• 禁 •

太爷也极会写字，他说先生的字，有美女插花之态，亦羡慕的了不得。小弟心上快活。”说罢，又拍手笑起来。于冰道：“这七太爷是谁？”龙文将舌头一伸道：“先生求功名，还不晓的么？此人是太师总管，姓阎讳年，是个站着的宰相。目今九卿科道，有大半都称呼他为‘蓴山先生’。”说着，又将椅儿与于冰的椅儿一并，低声说道：“日前我在七太爷前，将先生才学极力保举，他说府中有个书启先生，是苏州人，叫做费封，近日病故。刻下有人举荐了许多，又未试出他们的才学好丑。意思要将这席屈先生，托小弟道达。此黄金难买之机会也，先生以为何如？”又言“大后日是皇太后的忌辰，此日不理刑名，不办事务，太师爷也不到内阁去，着我引先生到府前守候，准备传见”等语。于冰低头沉吟了好半晌，说道：“先生皆金石之言，晚生敢不如命。”龙文大喜，连连作揖道：“既承俯就，足见小弟玉成有功。只是尊谦晚生，真是以猪狗待弟也。若蒙不弃，你我今日换帖，做一盟弟兄何如？”于冰道：“承忘分下交，自应如命。换帖乃世俗长套，可以不必。”龙文道：“如此说，就是弟兄了。”一定要扯于冰到他那边坐坐，连柳国宾等也叫了去。不想他已设备下极丰盛的酒席，又强扯于冰到内房，见了他妻女。两人叮咛妥当。

到第三日绝早，于冰整齐衣冠，同龙文到西江米巷，在府前大远的就下了车。但见车轮马迹，执帖的，禀见的，纷纷官吏，出入不绝。龙文先入府中，于冰等候，近晚龙文出来说还得等到掌灯时分。

正说着，猛见府内跑出个人来，头戴着攀云寿字将巾，身穿玄色金丝压线窄袖缎袍，东张西望，大声叫道：“直隶广平府冷秀才在何处？太师老爷要传见哩！”遂入内。

于冰跟定了那人，到了一处地方，四围都是雕栏，院中陈设盆景花木，中间大厅三间。那人说道：“你略站一站，我去回禀。”少顷，见那人用手相招，于冰紧走了几步，到门前一看，见里边坐在椅上一人，头戴八宝九梁幅巾，身穿油丝色飞鱼貂氅，足登五云朱履，六十内外年纪，广额细目，一部大连鬓胡须。于冰私忖道：“这定是宰相了。”走上前，先行跪拜，然后打躬。严嵩站起来，用手相扶，有意无意的还了半揖，问道：“秀才多少岁了？”于冰道：“生员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人，现年十九岁，名冷不华。”严嵩微笑了笑道：“原来才十九岁。”吩咐左右，放个坐儿着秀才坐。于冰道：

• 毀 •

“太师大人位兼师保，职晋公孤，为圣天子倚托治平之元老。生员茅茨小儒，今得瞻仰慈颜，已属终身荣幸，何敢列坐于大人之前？”严嵩是个爱奉承的人，见于冰丰神秀异，已有几分喜欢，今听他声音清朗，说话儿在行，不由得满面笑容道：“我与你名位无辖，秀才非在官者比，礼合宾主相待。”将手向客位一拱。于冰谦退至再三，亲自将椅儿取下来，打了一恭，然后斜坐在下面。严嵩道：“老夫综理阁务，刻无宁晷。外省各官禀启颇多，先有苏州人姓费，代为措办，不意于月前病故，现今裁处乏人。门下辈屡言秀才品行端方，学富才优。老夫殊深羡慕，意欲以此席相烦，只是杯盘之水，恐非蛟螭游戏地也。”说罢，哈哈的笑了。于冰道：“生员器狭斗升，智昏菽麦，深虑素餐遗羞，有负委任。今蒙不弃葑菲，垂青格外，敢不殚竭驽骀，仰酬高厚！但少年无知，诸凡惟望训示，指臂之劳，或可少分万一。”严嵩笑道：“秀才不必过谦，可于明后日带随身行李入馆。至于劳金，老夫府中历来无预定之例，秀才不必多心。”于冰随原引的人出了相府。说与龙文知、龙文说：“请先行一步，明早即去道喜。”

次日早，龙文来，比素常又亲热了数倍，问明上馆日期，又说起安顿家人们的话。两人都同意不带家眷。

次日早，于冰收拾行李书箱，雇人担了，国宾、王范两人押着，同龙文坐车到相府门傍下车。有人告知不必传禀，可入府内。龙文同于冰到大院内，只见那人走到二门前，点了点首，里边走出个人来，将于冰导引。又着府内一个人担了行李，转湾抹角，来到一处院内。正面三间房，两间是打通的，摆设的极其精雅，可谓明窗净几。方才坐下，进来一个人，领着十六七岁的一个小厮，到于冰前说道：“小人叫王章，这娃子叫丽儿，都是本府七太爷拨来伺候师爷的。日后要茶水、饭食、火炭之类，只管呼唤小人们。”于冰道：“我也不具帖，烦你于七太爷前代我道意。”

第二日，即与严嵩家办起事来，见往来内外各官的禀启，不是乞怜的，就是送礼的，却没一个正经为国家的事。于冰总以窥时顺势回复，无一不合严嵩之意，宾主颇称相得。这都是因一篇文而起。正是：应酬斯文事小，防微杜渐无瑕。岂斯笔是钓饵，钓出许多咨嗟。

第三回

议賑疏角口出业府 失榜首回心守故乡

话说冷于冰在严府中经理书禀批发等事，早过了一月有余。一日，严嵩即差人向于冰道：“我家太师爷，在西院请师爷有话说。”于冰整顿衣帽，同来人走到西院。吃酒说笑间，一个家人禀道：“酒席齐备了。”严嵩起身相让。见堂内东西设一席，摆列的甚是齐整，于冰心内思忖道：“我自到他家一月有余，从未见他亲自陪我吃个饭，张口就是秀才长短。今日如此盛设，又叫先生不绝，这必定有个缘故。”宾主就坐毕，少顷金壶斟美酒，玉碗贮嘉肴，山珍海错，摆满春台。严嵩指着帘外，向于冰道：“你看草茵铺翠，红雨飞香，转瞬间即暮春候令矣。”谚云：‘花可重开，鬓不再绿。’老夫年逾六十，老斯将至，每忆髫年，恍如一梦。先生乃龙蟠凤逸之士，非玉堂金马，不足以荣冠；异日登峰造极，安知不胜老夫十倍！抑且正在妙龄，韶光无限。我与先生相较，令我感慨殊深。”于冰道：“老太师德崇寿永，朝野预卜期颐。晚生如轻尘弱草，异日不吹吴市之簪，丐木兰之饭足矣，尚敢奢望？倘邀老太师略短取长，提携格外，则朽下驽骀，或可承鞭策于孙阳也。”严嵩道：“功名皆先生分内所自有。若少有蹉跎，宣徽扬义，老夫实堪力任。你我芝兰气味，宁有虚辞？”于冰听罢，出席相谢。严嵩亦笑脸相扶，说道：“书启一项，老夫与小儿深佩佳章，惟奏疏尚未领大教。如蒙江淹巨笔，代为分劳，老夫受益，宁有涯际！”于冰道：“奏疏上呈御览，一字之间，关系荣辱。晚生汲深绠短，实难肩荷。然既受庇于南山之乔，复见知于北山之梓，执布鼓于雷门，亦无辞一击之诮也。”严嵩大喜。

另有文房四宝绫罗绸缎想赠。荏苒已是六月初头。一日点灯时候，见严嵩不出来，回来时怒容满面，坐在一把椅子上，半晌不言语。于冰见他气色不平和，心上大有猜疑，又不好问他。待了一会，严嵩从袖中取出本奏疏来，递与于冰道：“先生看此奏何如？”于冰展开一看，原来是山西巡

按御史张翀，为急请赈恤以救灾黎事。内言“平阳等处连年荒旱，百姓易子而食，除流寓江南、河南、山东、直隶、陕西等省外饿死沟壑者几千人。抚臣方辂，玩视民瘼；阁臣严嵩，壅闭圣聪”等语云云。旨意着山西巡抚，回说明白；又严飭阁臣，速议如何赈济。于冰道：“老太师于此事作何裁和？”严嵩道：“老夫意见，宜先上本，言臣某身受国恩，身膺重寄，每于各省官员进见时，无不详翻采访，问地方利弊，百姓疾苦。闻山西省前岁大有，去岁又禾稼丰收。今该御史张翀奏言，平阳等府万姓流落，饿死沟壑者无算。清平圣治之世，何出此诳诞不吉之言？请敕下山西巡抚方辂查奏。如果臣言不谬，自应罪有攸归。此大略也。若夫润泽，更望先生。再烦先生作一札，星夜寄送方巡抚，着他参奏张翀‘捏奏灾荒，私收民誉’八字。老夫复讽科道等官交章论劾，则张翀造言生事之迹实，而欺君罔上之罪定矣。总不悬首市曹。亦须远窜恶郡。先生以为何如？”

于冰听罢，呆了半晌。严嵩见于冰许久不言，又道：“我也知此计，不甚刻毒。先生想必另有奇策，可使张翀全家受戮，祈明以教我。”于冰道：“山西荒旱，定系实情；百姓流移，决非假事。依晚生愚见，先寄札于山西巡抚，着他先开仓赈饥，且救急眉。一边回奏，言‘前岁地方丰歉不等，业已劝绅士富户捐助安辑。今岁旱魃为虐，现在春麦无望，以故百姓惶惑。臣已严飭各州县，按户查明极贫次贫人口册籍，估计用银米数目，方敢上闻。不意御史张翀先行奏闻’等语。老太师再替他斡旋，请旨发赈。此于官于民，似属两便。未知老太师以为何如？”严嵩道：“此迂儒之见也！督抚大吏，所司何事？地方灾眚，理合一边奏闻，一边赈济为是。今御史参奏在前，巡抚辩白在后，玩视民瘼之罪，百啄莫辞！”于冰道：“信如老师所言，其如山西百姓何？”严嵩道：“百姓于我何仇何恨者，张翀波及老夫耳。”于冰道：“因一人之私怨，害万姓之全家，恐仁人群子必不如此存心。”严嵩大怒道：“张翀与你有交情否？”于冰道：“面且不识，何交亲之有？”严嵩道：“既如此，无交亲明矣，而必胶柱鼓瑟，致触人怒为何？夫妾妇之道，以顺为正，况幕客乎？”于冰大怒道：“太师以幕客为妾妇耶？太师幕客名为妾妇，太师为何如人也？”严嵩为人极其阴险，从不明明白白的害人，与汉之上官桀、唐之李林甫是一样行事的人。他也自觉“妾妇”二字失言，又见于冰少年性情执滞，若再有放肆的话说出来，就着人打死